

[·火烧英领事馆前后](#)[·何香凝在桂林二三事](#)[·忆迷独四师围剿大南山红色根据地](#)[·回忆息峰训练班和重庆通讯班有关情况](#)[·海丰林素慧等医生无辜被杀记](#)[·抗战时期广州沦陷情状](#)[·参加第四次围剿红军和庐山受训的片断回忆](#)[·广州市北郊农民与粪捐商的斗争概述](#)[·广州市北郊农会被利用作选举工具的回忆](#)[·广东五军区司令之设立及其撤销](#)[·华南抗战“福田之役”](#)[·叶举二三事](#)[·叶肇传略](#)[·旧官僚陈觉民](#)[·杜梅和陈邦](#)[更多>>](#)

萝岗文史

华南抗战“福田之役”

华南抗战“福田之役”

肖秉钧

在广州弃守前的福田之战时，我在153师459旅916团担任团政治指导员职务，身与是役，见闻较切，现记述于后，以供参考。

1938年10月初，日本由台湾调来敌军4万余人，军舰30余艘，飞机七八十架，在日寇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后藤中将指挥下，于10日和11日两天内在我惠阳大亚湾海面集结完毕。12日拂晓以海、空军掩护陆军向澳头附近强行登陆。先占淡水，继陷惠阳县城，续沿惠博公路向我腹地深入进犯。因沿途未遇多大抵抗，即于19日进抵罗浮山麓“福田”附近，遭遇到153师459旅的阻击，于是展开剧烈的战斗。

原来防守广东前线的153师（师长张瑞贵）担任由虎门至宝安这一带防线，部队沿宝太公路（由宝安至太平）驻防。师司令部和直属队驻公明，陈耀枢的457旅分驻宝安、乌石岩、西乡一带。钟芳峻的459旅分驻北栅、居奇、沙井、新桥、楼村各地。在日军12日澳头登陆后，敌军进入腹地，战争形势已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，驻在这一带的153师，才接到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的命令，发动对敌人进击。然而仍留陈耀枢旅在宝安不动，只调钟芳峻旅向博罗方面进发。该旅所辖之916黄志鸿团，914之张孚亨团，于10月16日由宝太公路向宁步、大朗、石马、常平沿途开进，于17日到达九子潭附近。稍事休息，打探敌情，侦悉敌人自陷惠阳后，未受任何部队阻击，向惠博公路日夜兼程，长驱直入。我军获悉敌人态势，于是17晚三更做饭，由九子潭连夜开向罗浮山麓福田之线前进。拂晓前到达福田阵地时，已看见敌人沿途灯火，我军以坦克车为前导，掩护步兵行进，大部队掩蔽在小树林内，出敌不意，迎头痛击，机枪、步枪、迫击炮一时并发，响声震天，山谷雷鸣。打得敌人乱作一团。不久，天色大明，敌人后续部队亦继续开到，于是展开剧烈的战斗。战至上午8时左右，见敌人炮兵已推进罗浮山上，居高临下，向我射击，敌人骑兵，向我两翼包抄，在地形上敌人比我有利，在人数上敌众我寡，战斗形势显然于我不利，但我军上下同心，激于义愤，不顾成败，只有拼命战斗。敌我战斗激烈，双方尸骸遍地。战至中午时分，我军死伤较多，人数渐少，敌人已分清形势，随即出动大批飞机向我部队轰炸，于是我军伤亡更重。916团团团长黄志鸿见已无部队使用，即亲率团部特务连向敌冲锋，敌人集中火力，向我射击，黄团长被机枪击中，翻下山坑，我与卫兵数人将其救起，因流血过多，不能行动，他即从身上取出私章一枚交付中校团副徐毅民，着其负责继续指挥部队；我即通知军医主任蔡景忠扛来担架将其抬下火线，在绷带所敷药调理，该团部队由团副徐毅民指挥，仍然继续坚守阵地，其他各部，人数虽少，但是仍然极力支持。战至下午2时，弹尽粮绝，官兵饥渴交困，又因被敌机轰炸，后方凌乱不堪，以致一切给养都不能送达阵地。旅长钟芳峻见部队伤亡殆尽，孤军作战，后援不继，而敌寇则越来越多，三面包围，形势凶险；即下令撤退。这时撤退士兵，各寻生路，无法掌握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泥田水坑之间，目标大为暴露，任由敌人飞机乱炸，敌炮测定目标凶狂追击，离开战场的残余部队，至此又有不少死伤。

部队撤退后，我护送受伤团长黄志鸿，至一小梅林内，见到旅长钟芳峻与旅部参谋长主任陈荣枢坐在林边电话机房，我即报告部队撤退情况及黄团长受伤情状。他默默无言，不断摇头叹息，随由身上取出纸币一束（说是2000元）叫我转交团部军需，作为部队伙食之用，并嘱咐好好护送黄团长赴后方疗养，参谋主任陈荣枢亦说敌人炮兵非常准确（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）现在敌人以炮兵追击，吩咐我们路上行动，小心隐蔽，以免暴露目标，作无谓牺牲。我随即离开旅部位置，仍然小心护送黄团长继续向南而行，因敌机不断在头上盘旋侦察，故随行随止。下午6时左右将至尤华墟场师部驻地，见师长张瑞贵，副师长彭智芳，参谋长欧鸿等已将离开师部驻地，在墟场上束装待发。我随即口头报告福田战斗经过及黄团长受伤情形，钟旅长现时所在位置等等。他们嘱我护送黄团长赴广州留医，即行率领师部人员出发。我仍然护送黄团长到石滩，时已入夜，天黑如墨，又饥寒交困，适有师部工兵营电船一艘泊在河边。我与该营长商议利用该电船送受伤团长黄志鸿前往广州留医，得该营长同意后，半夜开船，到19日清晨到达广州。见市内各处马路行人稀少，至晚上我接到师部后方通知云：适接前方电话，说敌人已进抵增城，飭后方人员一律于今晚撤出广州，并须于夜后12时以前通过太平场到达良口候命，于是我们又坐上师部后方汽车随时出发。21日拂晓到达良口，车未停定，敌机又来轰炸，几经艰险，才于是日下午到达翁源新江。

我们到达翁源后，有钟旅长的卫士由前方回来报告，说钟旅长自福田战斗结束后，他以部队战败，后援不继，请缨再战，又无可能。是晚行抵石滩，思前想后，不胜悲愤，即行拔枪自杀。为卫士抢救，伤后未死，但他已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，见卫士离开身边，即奔出投河。以伤后淹水，无人及时拯救，发觉时，业已毙命，经地方群众备棺埋葬石滩。消息传来，全军悲恸。当时钟旅长之战败自杀，虽是一种悲观失望的消极行为，但在国民党的军人中还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。

及后153师退驻清远横石，留在宝安敌后游击的陈耀枢之457旅，这时亦已间道归队。于是该师重整旗鼓，恢复建制，乃由师部于1939年春派原459旅旅部旗官程琦前往石滩，寻觅钟旅长尸首，重备棺殓，将柩运回五华原籍安葬。



总浏览量：
版权所有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州市委员会
网站统计 粤ICP备09161547
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0219号

